

陪伴病人 自由塗鴉

◎美育老師：郭育誠、莫淑蘭
 ◎服務時間：星期一一下午
 ◎服務內容：
 1. 察覺生活美感、放鬆心情
 2. 生命意義回顧與探索，展現自我特質
 3. 協助非語言記事，增進心靈動力

美感紀事

22 豁達平靜

徐老先生是太太心中標準丈夫，兒女的好爸爸，平時身體硬朗，少有病痛。罹肺癌9個月期間曾接受多種治療，然而因嚴重疼痛，於入安寧病房之前整整1個多月無法平躺入睡。

他痛苦不已，沮喪失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入院後一星期，因疼痛及睡眠明顯

改善，令他獲得身心的祥和安定，並免除恐懼。他於是一筆一筆畫出此時此刻心境…

伯伯在住院期間少有言語，總是默默承受身體的不適。伯伯彬彬有禮，客氣不麻煩別人；因身體症狀明顯改善，使他在人生最後旅途，一直能以豁達平靜的心境，面對自己的死亡，讓照顧他的醫療團隊人員留下深刻印象。



美術療育賞析

徐伯伯曾經是海軍退役，心裏最懷念的景象是大海的一片無際，他形容自己的心靜如大海，拿起藍色的筆畫出一片汪洋大海。他表示人生的旅程是千變萬化的，有時候如波濤洶湧一般無法預測，而令他難忘的大風暴；他又隨手畫出動海的景象向我們敘述他當時的遭遇和心情，他表示生命的動盪不安，能用平靜的心來對待，是一種幸福。

本文收錄於《大德美感記事》第一輯，歡迎支持本刊物（200元/本）



安寧照顧點滴

阿嬤的大德之行

■大德志工 / 黃曉圓



大德志工黃曉圓

阿嬤是在家族中我最親的長輩，當發現腎臟有問題便自馬偕醫院轉到台北榮總就醫，就由身為姪媳的我參與整個醫療過程。

阿嬤經診斷為腎臟癌，手術處理掉腫瘤的部分後，醫師表示已清除的很乾淨，不需化學治療即可返家休養。我們慶幸阿嬤的復原過程順利，在逐漸恢復體力與功能後，又能上市場買菜，做她的最強項—照顧一家多口人的三餐與服侍八十多歲眼盲的老公，且按時返院追蹤檢查，一切似乎已雲開見月。

99年12月阿嬤腹痛一星期之久，經地區醫院檢查說是盲腸炎，需上大醫院處理。當時阿嬤是用雙腳走進台北榮總的急診室，後轉一般外科病房，診斷為闌尾炎轉變為腹膜炎，治療的過程阿嬤與家屬皆全力配合，但白血球卻一直居高不下，最後主治醫師表示要開刀才能看清腹腔內的情形，經阿嬤同意後便進行手術，但卻發現癌細胞已佈滿整個腹腔，醫師又縫了回去並告知已無法處理，隨後阿嬤便被轉送到泌尿外科接手治療。

當阿嬤的白血球飆高到11萬多時，整天

有如處在熱地獄般的慘境，不但口乾舌燥無法止息，甚至寒流來襲時她仍需用冰袋冷卻身體，燥熱的身軀實在苦不堪言，家屬心急如焚卻無法可解。為完成阿嬤想返家的心願，故辦理出院，但回家才一個晚上，隔天就再度入院，而阿嬤和家屬面對的仍是沒有希望的挫折與焦慮，阿嬤幾度咬舌想自我了斷，卻又嚇得看護不敢再照顧她。

100年2月1日阿嬤在安寧共照護理師及醫師的評估下轉進大德安寧病房，護理師吳小姐先以超音波沐浴機為阿嬤泡了個放鬆的熱水澡，阿嬤從原先拍水、踢腳、生氣、拒絕到放鬆、安穩、接受，我們也第一次看到洗澡對阿嬤身心上的轉折變化。阿嬤的病灶雖已無法解決，但在大德病房林醫師及陳醫師的細心觀察下用藥物調整了阿嬤的不適，她終於不再燥動、痛苦而能沉穩的安睡，家屬的心也跟著穩定下來，當然病房的護士小姐們更是時時觀察、呵護從未間斷。

2月6日吳護理師再度為阿嬤洗了個全身美容澡，雖然她已無法有所反應，但我相信她是滿足且歡喜的。當天晚上(大年初四)我們將阿嬤送回位於三重的家，就在家人圍繞

助念中往生，走得很安詳，嘴角呈微笑狀，令人心安。

阿嬤在大德病房過年，不但增長了一歲，而且能有尊嚴的善終。雖然家屬難過至極，心疼一個人好好的走進榮總，卻被病情折騰得慘兮兮的苦狀，直到最後能接受人生必然會經過的生老病死而終於釋懷。

阿嬤的孩子們有一句共同的話，聞之令人鼻酸卻又震撼，他們說：「對榮總很…，但榮總大德安寧病房的醫護人員卻讓我們感動又感恩，尤其是護理師吳小姐真是一個好人。」



財團法人大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
 基於對臨終生命陪伴照顧的使命永不停歇，我們創立了「財團法人大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期能永續發展推動安寧療護，並將提升末期病人生命品質當作我們的神聖使命。我們亟需您的支持，為這麼有意義的工作共襄盛舉……。

大德基金會捐款用途

- 補助大德安寧療護與病人之伴護費、喪葬費、急難救助或其他全民健保不給付費用(傷口之特殊敷料、攜帶型止痛設備、芳香治療精油、止吐貼片、特殊減壓床墊、藝術治療及靈性關懷專家車馬費等)。
- 支應大德安寧療護業務推展所需之相關費用。
- 辦理大德安寧療護團隊工作人員教育訓練及國內外進修、院際交流、學術研討等活動。
- 補助大德安寧療護相關之研究、論文發表、刊物出版，志工教育訓練與招募、遺族悲傷輔導等事項所需之相關費用。
- 接受主管機關指導辦理事項。
- 其他有關大德安寧療護發展事業事項。

劃撥帳戶：
 財團法人大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
 劃撥帳號：
 19802440

財團法人大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感謝您的支持！



我要走了，我不知道我來這世界上是為

了什麼？好多的事都讓人難以捉摸，尤其是父母親帶給我的傷痛，我不怨恨他們，只是不想看見他們。我不能說他們不愛我和我的姐妹們，但不知為甚麼？父母親的樣子總是讓我覺得厭惡。

生病了！生病了！這公平嗎？我又沒有做過什麼壞事，只是厭惡我的父母親而已，而且他們先帶給我傷痛的，更不懂的是，他們既然不想照顧小孩，那又為甚麼要生呢？

看著窗外的天氣，我很無奈的嘆了口氣，就像佛家說的：「事事無常」。父母親幾次來到病房外想要看看我，都被我拒絕了，難道我心裡好受嗎？當我被醫生告知時間不多了，他們才驚覺到他們的女兒即將要離去，才來珍惜他們的寶貝，這會不會太晚了一點？

「愛」是甚麼？誰知道呀！最起碼我不懂！「愛」只是針對那些不曾擁有「愛」的人一個諷刺而已，那種抽象的東西並不是我能接受的。

我在這世上的日子已越來越少了，心理、身體各方面都叫我痛不欲生，但有時又反而讓我雀躍、歡喜，因為我將要離開痛苦的泉源，不再為

生死兩相安

■大德病房志工/張金鋼

記得有一次在馬偕醫院上課時，聽到醫生提到：「在安寧病房中發現自己的無能。」他提到當病人很想吃卻一吃就吐；肚子極脹卻無法排便，因腸道被腫瘤擠壓不通了！當病人喘不過氣，給止喘藥、給氧、抽腹水卻毫無改善；當病人疼痛難耐，給嗎啡也無法控制…等等。身為志工的我當時想到能做的只是支持與陪伴；然而當一個人身體受到極大痛苦時，如果想超越這些痛苦，去追求心理及靈性的昇華卻也實在不容易。

前些日子，好友家中養了十多年的老狗，在經歷多次手術、急救後，好友被弄得心力交瘁，只好忍痛請醫生打針讓她安樂死。這不禁令我想起五年多前行動不便的父親，他跟我說他不想活了。這些年來他的體能每況愈下，從無法站立到失智，接著手腳攣縮、插鼻胃管、導尿管，經常因感染進出醫院受盡折騰，這才發現人反而不如動物來得自在。

愛

■大德病房病友 / 小妹

誰而流淚。

「有誰能聽見我的心聲？」

老天爺好像聽見我的祈禱，為我送來了好多的天使，每個人都不厭其煩的陪伴著我、開示我、陪著我玩…。然而她們的好意也讓我不知所措的把自己埋藏的更深，只因我害怕她們洞悉我的渴望。我好想告訴天使們，我多幸福有她們在我身旁，她們讓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的重要性，第一次嚐試到溫情。她們的真情動搖了我，讓我不想離開這美麗的世界，雖然它並不完美。

從什麼時候開始？我每天都在盼望這些天使們的到來，那怕只是幾分鐘的時間也好，甚至當我聽見她們的腳步聲出現在病房外時，也覺得溫馨和有安全感。心中的傷口不知甚麼時候被天使們溫暖的雙手撫平了，就像一塊絲綢被重新製過一樣。突然在剎那間我明白了！「愛」是如此的簡單！如此的不可思議！「它」不是有形的而是一種感受。

就像對父母親，其實我一直如此的「愛」他們，所以才會更苛刻的要求。我心臟抽痛了一下，眼淚不自覺的流下來，此時此刻、多希望媽媽能在身邊。我還有好多好多的話都還來不及



說，好多好多的事也還沒來得及做。而我要離開的日子卻愈來愈近了，不自覺有點傷感。如果真有來世，希望自己能像「大德病房」裡的天使們一樣有大無畏的精神。

我無法為誰做什麼，也無法回報「大德病房」裡所有的天使們，唯一能為她們做的就是「我已放下心中的屠刀，放下心中的怨」，無論我在那裡，您們永遠都是我心中最敬愛的「天使」。

編者按：

小妹曾是大德病房的病友，對美和設計很有自己的創意，親姊妹是她人生旅程最後的陪伴者。小妹的這篇小品是想藉由她內心對自己的矛盾、對父母的怨恨、對「愛」的疑惑、對生命的無奈…表達她內心深處的吶喊與低迴，在埋藏不盡的轉折處，終於柳暗花明，心境為之豁達。在她短暫人生的盡頭，在無常圍繞中放下屠刀，再次擁抱父母的親情，感恩大德天使們無私的奉獻。也希望藉由此文與所有為人父母、兒女者分享小妹的心路歷程。



耳邊輕聲說：「我現在放你愛聽的音樂，你的心裡可以想著天堂的媽媽。不要怕！我會在你身旁陪著你。」我不禁想到所謂『自然死』的過程中，醫療能做的就是盡量減少病人的痛苦，而當身邊的人也都會自己已經盡力了，也就是所謂的「生死兩相安」吧！

徵稿啟事

大德之愛長期徵稿中！

※歡迎團隊、家屬等投稿，內容與安寧療護相關，凡經採用贈予精美禮品。
 ※聯絡方式：電洽 (02) 2875-7698，台北榮總中正21樓大德會議室。